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魯智深的故事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一	拳打鎮關西.....	1
二	大鬧五台山.....	13
三	大鬧桃花村.....	33
四	倒拔垂楊柳.....	46
五	大鬧野猪林.....	53
六	單打二龍山.....	60

一 拳打鎮關西

話說故宋時候，華陰縣史家村有個史進，從小愛刺槍使棒。因為被人告他与少華山上強人勾結，只得燒了莊子，到延安府經略府^①去投他的師父王進。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独自行了半月之上，來到渭州。誰知那渭州也有一個經略府，史進心想：“莫非師父王教頭^②在這裏？”便入城來看時，依然有六街三市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。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。茶博士問道：“客官，吃甚茶？”史進道：“吃個泡茶。”茶博士點個泡茶^③放在史進面前。史進問道：“這裏經略府在何處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史進道：“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？”茶博士道：“這府裏教頭極多，有三四個姓王的，不知那個是王進。”

道猶未了，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。史進看他時，是個軍官模樣：頭裹芝麻羅万字頂頭巾，腦後兩個太原府扭絲金環，上穿一領鸚哥綠紵（虫义）絲戰袍，腰繫一條文武双股鴉青緋（去么），足穿一双鷹爪皮四縫乾黃靴。生得面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邊一部落腮鬚鬚，身長八尺，腰闊十圍。那人入到茶坊

① 經略府——宋朝边防的軍事機關。

② 教頭——教官。

③ 點個泡茶——从前茶裏除了茶葉之外，還有各種果仁在裏面，所以沏茶叫點茶。

裏面坐下。茶博士便道：“客官要尋王教頭，只問這位提轄（ $T I Y$ ）^①，便都認得。”史進忙起身施禮道：“官人，請坐，拜茶！”

那人見史進長大魁（ 5×7 ）^②偉，像条好漢，便來與他施禮。兩個坐下。史進道：“小人大胆，敢問官人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洒家^③是經略府提轄，姓魯，諱^④個達字。敢問阿哥：你姓甚麼？”史進道：“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。姓史，名進。請問官人，小人有個師父，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，姓王，名進，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^⑤？”魯提轄道：“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？”史進拜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魯提轄連忙還禮，說道：“‘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！’你要尋王教頭，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？”史進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魯達道：“俺也聞他名字。那個阿哥不在這裏。洒家听得說，他在延安府老種（ 9×6 ）^⑥經略相公處勾當^⑦。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。那人不在這裏。你既是史大郎時，多聞你的好名字，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。”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，便出茶坊來。魯達回頭道：“茶錢，洒家自還你。”茶博士應道：“提轄但吃不妨，只顧去。”

兩個挽了肱（ 8×8 ）^⑧膊（ 9×7 ），出得茶坊來，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只見一簇眾人圍住白地^⑨上。史進道：“兄長，我們看一看。”

① 提轄——宋朝的下級軍官。

② 洒家，咱家——宋代西北地方土語稱自己。

③ 諱——名字。

④ 有也無——有沒有。

⑤ 勾當——做事當差。

⑥ 白地——空場。

分開人众看時，中間裏一個人，仗着十來条桿棒，地上攤(去マ)着十數个膏藥，一盤子盛着，插把紙标兒在上面，却原來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。史進見了，却認得他。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，叫做“打虎將”李忠。史進就人叢中叫道：“師父，多時不見！”李忠道：“賢弟，如何到這裏？”魯提轄道：“既是史大郎的師父，也和俺去吃三杯。”李忠道：“待小子賣了膏藥，討了回錢，一同和提轄去。”魯達道：“誰奈煩等你？去便同去！”李忠道：“小人的衣飯，無計奈何。提轄先行，小人便尋將來。——賢弟，你和提轄先行一步。”魯達焦躁(マエ)，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，罵道：“这廝們夾着屁眼撒(ムヤ)開！不去的洒家便打！”众人見是魯提轄，一閃(フメム)都走了。李忠見魯達兇猛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陪笑道：“好急性的人！”当下收拾了行头藥囊(ヲカ)，寄頓了槍棒。三个人轉灣抹角，來到州桥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，門前挑出望竿，掛着酒旆(タビ)①，漾在空中飄蕩。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个济楚閣兒裏坐下。提轄坐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進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喏(ロゼ)②，認得是魯提轄，便道：“提轄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魯達道：“先打四角酒來。”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③，又問道：“官人，吃甚下飯④？”魯達道：“問甚麼！但有，只顧賣來，一發算錢还你！这廝，只顧來聒(カマヤ)噪⑤！”酒保下去，隨即燙

① 酒旆——酒店的幌子。

② 喏——作揖時嘴裏叫着叫喝喏。

③ 按酒——下酒的菜。

④ 下飯——下飯的菜。

⑤ 聒噪——打擾。

酒上來；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顧將來擺一桌子。

三个酒至數杯，正說些閒話，較量些鎗法，說得入港^①，只听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(ㄍㄥ)哽咽(ㄣㄩㄢ)咽^②啼哭。魯達焦躁，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。酒保听得，慌忙上來看時，見魯提轄氣憤憤地。酒保抄手道：“官人，要甚東西，分付賣來。”魯達道：“洒家要甚麼！你也須認的洒家！却恁(ㄇㄣˊ)地^③教甚麼人在間壁吱(ㄗ)吱的哭，攪(ㄐㄢ)俺弟兄們吃酒？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！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。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攪官人吃酒。这个哭的是綽(ㄘㄨㄛˊ)酒座兒^④唱的父女兩人，不知官人們在此吃酒，一時間自苦了啼哭。”魯提轄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喚的他來。”酒保去叫。不多時，只見兩個到來：前面一个十八九歲的婦人，背後一个五六十歲的老兒，手裏拿串拍板，都來到面前。看那婦人，虽無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，拭^⑤着淚眼，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^⑥。那老兒也都相見了。

魯達問道：“你兩個是那裏人家？為甚啼哭？”那婦人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稟：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。女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^⑦。此間有个財主，叫做‘鎮關西’鄭大官人，因見奴

① 入港——投合、開始來勁。

② 哽哽咽咽——哭的透不過氣的聲音。

③ 恁地——這樣。

④ 綽酒座兒——趕酒座，指挨着酒座一桌一桌賣唱。

⑤ 拭——擦。

⑥ 万福——从前女子行禮嘴裏說万福，所以万福就代表拜的意思。

⑦ 生受——這裏是活受罪的意思。



魯提轄酒樓遇金老

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，虛錢實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，將奴赶打出來，不容完聚，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①身錢三千貫。父親懦弱(ろ×こ)弱，和他爭執不得，他又有錢有勢。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討錢來还他？沒計奈何，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，來這裏酒樓上赶座子，每日但得些錢來，將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女父們盤纏(イマ)。這兩日，酒客稀少，遠了他錢限，怕他來討時，受他羞恥。女父們想起這苦楚來，無處告訴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誤觸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擡貴手！”

魯提轄又問道：“你姓甚麼？在那個客店裏歇？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？”老兒答道：“老漢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兒小字翠蓮。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，綽號②鎮關西。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。”魯達听了道：“呸！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，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！這個腌臢(エ)賤才③，投托着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，却原來這等欺負人！”回頭看着李忠、史進道：“你兩個且在這裏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廝(ム)④便來！”史進、李忠抱住勸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會。”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。

魯達又道：“老兒，你來！洒家与你些盤纏，明日便回東京去，如何？”父女兩個告道：“若是能彀(ス)回鄉去時，便是重生

① 典——當、押。

② 綽號——外號。

③ 腌臢賤才——下賤流氓。

④ 那廝——那傢伙、那小子。

父母，再長爺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。”魯提轄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兩來銀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進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；你有銀子，借些與俺，洒家明日便送還你。”史進道：“直甚麼，要哥哥還！”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。魯達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兩來銀子。魯提轄看了，見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！”魯達只把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，分付道：“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，一面收拾行李。俺明日清早來發付①你兩個起身，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並女兒拜謝去了。魯達把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。

三人再吃了兩角酒，下樓來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錢洒家明日送來還你。”主人家連聲應道：“提轄只顧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轄不來賒（戸乞）。”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②，到街上分手。史進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

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，到房裏，晚飯也不吃，氣憤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問他。

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，回到店中，安頓了女兒，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；回來收拾了行李，還了房宿錢，算清了柴米錢；只等來日天明。當夜無事。次早，五更起來，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，吃罷，收拾了。天色微明，只見魯提轄大踏（去丫）步走入店裏來，高聲叫道：“店小二，那裏是金老歇處？”小二道：“金

① 發付——打發。

② 酒肆——酒店。

公！魯提轄在此尋你。”金老開了房門道：“提轄官人，裏面請坐！”魯達道：“坐甚麼！你去便去，等甚麼！”金老引了女兒，挑了担兒，作謝提轄，便待出門。店小二攔住道：“金公，那裏去？”魯達問道：“他少你房錢？”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錢，昨夜都算還了；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。”魯提轄道：“鄭屠的錢，酒家自還他，你放這老兒還鄉去！”那店小二那裏肯放。魯達大怒，揼（ㄟㄩ）開五指，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復一拳，打落兩個當門牙齒。小二爬將起來，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。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。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。

且說魯達尋思，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，且向店裏掇（ㄉㄨㄛ）^① 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，約莫^② 金公去得遠了，方才起身，逕到狀元橋來。

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，兩副肉案，懸掛着三五片豬肉。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，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。魯達走到門前，叫聲：“鄭屠！”鄭屠看時，見是魯提轄，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：“提轄恕罪！”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，“提轄請坐！”魯達坐下道：“奉着經略相公鈞旨：要十斤精肉^③，切做臊（ㄌㄠ）子^④，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。”鄭屠道：“使得！——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。”魯提轄道：“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，你自與我切。”鄭屠道：“說得是，

① 掇——拿、搬。

② 約莫——估計。

③ 精肉——瘦肉。

④ 臊子——肉末。

小人自切便了。”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，細細切做臊子。

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，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，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，不敢攔（カ×ㄥ）來，只得遠遠的立住，在房簷下望。

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時辰，用荷葉包了道：“提轄，教人送去？”魯達道：“送甚麼！且住！再要十斤都是肥的，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臊子。”鄭屠道：“却才精的，怕府裏要裹餛（ㄈ×ㄣ）餛（カ×ㄣ）；肥的臊子何用？”魯達睜着眼道：“相公鈞旨分付洒家，誰敢問他！”鄭屠道：“是合用的東西，小人切便了。”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，也細細的切做臊子，把荷葉包了。整弄了一早晨，却得飯罷時候。

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？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攔來。

鄭屠道：“着人与提轄拿了，送將府裏去？”魯達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軟骨，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，不要見些肉在上面。”鄭屠笑道：“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？”魯達听得，跳起身來，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，睜着眼，看着鄭屠道：“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”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，却似下了一陣的“肉雨”。鄭屠大怒，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；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，燄騰騰的按納不住：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將下來。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。

眾鄰舍並十來个火家①，那個敢向前來勸？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腳，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。

鄭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來要揪（ㄣ | ㄨ）魯達；被這魯提轄就

① 火家——伙計。

勢按住左手，趕將入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騰地踢倒在當街上。魯達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鉢(ㄅㄛ)兒大小拳頭，看着這鄭屠道：“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，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，也不枉了叫做‘鎮關西’！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‘鎮關西’！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的？”只一拳，正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鮮血迸(ㄅㄣˊ)流，鼻子歪在半邊，却便似開了個油醬舖：鹹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發都滾出來。鄭屠掙不起來，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，口裏只叫：“打得好！”魯達罵道：“直娘賊！還敢應口！”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稜(ㄌㄥˊ)縫裂，烏珠迸出，也似開了個彩帛^①舖的：紅的、黑的、絳(ㄐㄥˋ)的，都綻(ㄓㄢˋ)將出來。

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，誰敢向前來勸？

鄭屠當不過，討饒。魯達喝道：“咄(ㄉㄨ)！你是個破落戶！若只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饒了你！你如今對俺討饒，洒家偏不饒你！”又只一拳，太陽上正着，却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：磬(ㄑㄧㄥˋ)兒、鉦(ㄓㄥ)兒、鐃(ㄋㄢˊ)兒一齊響。魯達看時，只見鄭屠挺在地上，口裏只有出的氣，沒了入的氣，動彈(ㄉㄨㄣˊ)不得。

魯提轄假意道：“你這廝詐死，洒家再打！”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。魯達尋思道：“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，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。洒家須吃官司，又沒人送飯，不如及早撒開。”拔步便走。回頭指着鄭屠屍道：“你詐死！洒家和你慢慢理會！”一头罵，一头大踏步去了。

① 彩帛——花綢。



魯提轄拳打鎮關西

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，誰敢向前來攔他？

魯提轄回到下處，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，細軟銀兩；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；提了一條齊眉短棒，奔出南門，一道烟走了。

且說鄭屠家中众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救了半日，不活，嗚呼死了。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。候得府尹陞（尸上）廳，接了狀子，看罢道：“魯達係是經略府提轄。……”不敢擅自逕來捉捕兇身。府尹隨即上轎，來到經略府前，下了轎子。把門軍士入去報知。經略听得，教請到廳上，与府尹施禮罢，經略問道：“何來？”府尹稟道：“好教相公得知：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。不曾稟过相公，不敢擅自捉拿兇身。”經略听說，吃了一驚，尋思道：“这魯達虽好武藝，只是性格粗鹵（ガマ）。今番做出人命事，俺如何護得短？須教他推問使得。”經略回府尹道：“魯達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处的軍官。为因俺這裏無人帮護，撥他來做个提轄。既然犯了人命罪过，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。如若供招明白，拟罪已定，也須教我父親知道，方可断决。怕日後父親处边上要这个人時，却不好看。”府尹稟道：“下官問了情由，合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，方敢断遣。”府尹辞了經略相公，出到府前，上了轎，回到州衙裏，陞廳坐下，便喚当日緝（く）捕①使臣押下文書，捉拿犯人魯達。

當時王觀察②領了公文，將帶二十來个做公的人，逕到魯提轄下處。只見房主人道：“却才挖（ガマ）了些包裹，提了短棒，

① 緝捕——逮捕、捉拿。

② 觀察——差役頭目。

出去了。小人只道奉着差使，又不敢問他。”王觀察听了，教打開他房門看時，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。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，州南走到州北，捉拿不見。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並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：“魯提轄懼罪在逃，不知去向，只拿得房主人並鄰舍在此。”府尹見說，且教監下。一面教拘(ㄐㄨ)集鄭屠家鄰佑人等，點了仵(ㄨ)作行人^①，仰着本地地方官人並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，鄭屠家自備棺材盛殮，寄在寺院；一面疊成文案，一壁差人杖限^②緝捕兇身。原告人保領回家。鄰佑杖斷^③有失救應。房主人並下處鄰舍止得个不应。魯達在逃，行開个廣捕急遞的文書，各處追捉；出賞錢一千貫；寫了魯達的年甲、貫址、形貌，到處張掛。一千人等疏放听候。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。不在話下。

二 大鬧五台山

且說魯達自离了渭州，东逃西奔，急急忙忙，行过了幾处州府，正是：“饑不擇食，寒不擇衣，慌不擇路，貧不擇妻。”魯達心慌搶路，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。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，却走到代州雁門縣。入得城來，見这市井鬧熱，人烟輦(ㄅㄢ)集^④，車馬

① 作作行人——驗屍的吏役。

② 杖限——宋朝官廳指令的差使、徭役，都規定期限，过期就打限棒，叫做杖限。

③ 杖斷——判打板子。

④ 輦集——盛密、集中。

駢(ㄉㄧㄣ)馳^①，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^②都有，端的整齊，雖然是一個縣治，勝如州府。魯提轄正行之間，却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。魯達看見挨滿，也鑽在人叢裏听時，——魯達却不識字，只听得眾人讀道：

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，該准渭州文字，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，——即係經略府提轄。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，與犯人同罪；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，支給賞錢一千貫文。……

魯提轄正听到那裏，只听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：“張大哥，你如何在這裏？”攔腰抱住，扯離了十字路口。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。拉扯的不是別人，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。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(ㄆㄧ)靜處，說道：“恩人，你好大胆！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，出一千貫賞錢捉你，你緣何却去看榜？若不是老漢遇見時，却不被做公的拿了？榜上見寫着你年甲、貌相、貫址！”魯達道：“洒家不瞞你說：因為你事，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，正迎着鄭屠那廝，被洒家三拳打死了，因此上在逃。一到处撞了四五十日，不想來到這裏。你緣何不回東京去，也來到這裏？”金老道：“恩人在上：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，尋得一輛車子，本欲要回東京去；又怕這廝趕來，亦無恩人在彼搭救，因此不上東京去。隨路望北來，撞見一個京師古鄰^③來這裏做買賣，就帶老漢父

① 駢馳——並行的跑。

② 行貨——東西。

③ 古鄰——老街坊。

女兩口兒到這裏。虧殺了他，就與老漢女兒做媒，結交此間一个大財主趙員外，養做外宅。衣食丰足，皆出於恩人。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^①說提轄大恩。那個員外也愛刺槍使棒，常說道，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。想念如何能覓得見？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，却再商議。”

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，到門首，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：“我兒，大恩人在此。”那女孩兒濃粧豔飾，從裏面出來，請魯達居中坐了，插燭也似拜了六拜，說道：“若非恩人垂救，怎能覓有今日！”拜罷，便請魯提轄道：“恩人，上樓去請坐。”魯達道：“不須生受^②，洒家便要去。”金老便道：“恩人既到這裏，如何肯放教
你便去！”老兒接了桿棒、包裹，請到樓上坐定。老兒分付道：“我兒陪侍恩人坐坐，我去安排飯來。”魯達道：“不消多事，隨分^③便好。”老兒道：“提轄思念，殺身難報；量些粗食薄味，何足掛齒！”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。金老下來，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，分付那個丫嬛一面燒着火。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、嫩雞、醃(ㄋㄧㄠ)鵝^④、肥鮮(ㄕㄩ)⑤、時新果子之類歸來。一面開酒，收拾菜蔬，都早擺了，搬上樓來。春台上放下三個盞子，三双筯，鋪下菜蔬果子(ㄒㄧㄩ)飯^⑥等物。丫嬛將銀酒壺燙上酒來。

① 孤老——宋代娼妓指相好的嫖客叫孤老。

② 生受——這裏是有勞的意思。

③ 隨分——照平常樣子。

④ 醃鵝——糟鵝。

⑤ 鮮——醃魚。

⑥ 𩚑飯——就是下飯。